

微光汇聚聚处

谈《长安的荔枝》中小人物的救赎力量

邵泓雨

翻开《长安的荔枝》，大多数人关注的是李善德这个“倒霉蛋”如何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当我合上书页，眼前挥之不去的却是在历史缝隙中闪烁的微光——岭南果园里教他分辨荔枝品种的阿僮，市集上用蹩脚官话与他讨价还价的胡商苏谅，驿站里偷偷给他多盛一勺肉汤的老驿卒……正是这些连名字都未必能载入史册的小人物，用他们朴素的善意，在盛唐华丽的长卷上，勾勒出一条条蜿蜒起伏的救赎之路。

初到岭南的李善德，活脱脱一个被体制抛弃的落魄官僚。当他站在荔枝树下茫然无措时，是阿僮用一颗剥开的鲜荔枝打破了他的官僚思维。“使君尝尝，别总皱着眉头算来算去。”这简单的一句话，不仅让甜腻的汁水滋润了他的喉咙，更让这个长安来的小官第一次触摸到任务背后真实的人间烟火。阿僮教他的不仅是“分枝植杏”的保鲜技法，更是一种与土地相连的生存智慧——她坚持留下“母子树”的执拗，恰是对李善德唯命是从心态的当头棒喝。在这个岭南女子眼中，每一棵荔枝树都不是奏折上的数字，而是能“听懂人话”的生命。

而胡商苏谅的出场，简直就是马伯庸特意安排的一剂良药。这个精明的生意人一眼便看穿了李善德的困境，却选择用幽默化解他的焦虑。“使君要不要试试用骆驼运荔枝？虽然慢些，但骆驼不会累死啊！”这番调侃背后，是丝绸之路上千练练出的生存哲学。他提供的不仅是珍贵的路线图和冰块，更教会了这个书呆子如何在“规矩之外找活路”。当李善德学着用“波斯金币”解决问题时，实际上正是在打破长安官场那套僵化的思维模式。

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小人物。驿站里多给一勺肉汤的厨娘，渡口悄悄调整船帆角度的船工，甚至是沿途为运输队指路的樵夫——他们的善意如同暗夜里的萤火，虽然微弱，却让李善德在冰冷的任务中感受到人性的温度。这些普通百姓不懂什么“圣人之欲”，他们只是本能地对于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施以援手。而正是这种朴素的情感，恰恰构成了对官僚系统最有力的嘲讽：当上位者视人命如草芥时，底层人民却依然保持着最纯粹的共情能力。

这些小人物给予李善德的帮助，远不止于技术层面的支持。阿僮让他看到超越任务的民间智慧，苏谅教会他变通的勇气，而无数无名者的善意则唤醒了他的近乎麻木的同理心。正是这些微光的汇聚，最终照亮了李善德的觉醒之路——当他冒死质问杨国忠时，那瞬间爆发的勇气，其实早已在这些平凡人的点滴关怀中埋下种子。

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，何尝不是被这样的小人物支撑着？疫情期间冒险送菜的快递小哥，耐心解答叠盘问题的小区物业，甚至是自习室默默递来一张纸巾的陌生同学……这些普通人给予的温暖，往往比宏大的叙事更能直击心灵。就像《长安的荔枝》揭示的那样：“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由几个大人物书写的，而是由无数无名者的微光共同照亮的。”当李善德最终被流放岭南时，命运给了他最深刻的补偿——回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小人物中间。马伯庸没有写明他的结局，但从岭南百姓为他立祠的细节已经说明：在这个歌颂帝王将相的世界里，普通人的记忆才是最真实的史书。那些平凡百姓或许永远不懂什么“历史意义”，但正是他们不经意的善举，在时代的铜墙铁壁上凿出了一道透光的缝隙。

合上书页，窗外的城市灯火阑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天成为李善德——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，但也可以选择成为阿僮或苏谅，用一杯荔枝酒或一个狡黠的微笑，给某个疲惫的灵魂送去一线光明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长安的荔枝》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，更是一封写给平凡人的情书。你的善意或许微不足道，但正是这无数微光的汇聚，才让人间值得。



成为菜市场。70年代末，县供销社平整了广场东边的护城河和乱坟岗，建立了贸易货栈。工会在其东边建立了县文化馆。贸易货栈，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，见证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。文化馆，则是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摇篮，无数次的文化活动、艺术展览、群众演出在这里上演，留下了无数欢笑与泪水。它的每一砖一瓦都仿佛诉说着往昔的故事，记录着城市文化的成长轨迹。

80年代中期，政府决定对贸易货栈和文化宫进行拆迁。经过精心规划与细致筹备，一个集休闲、健身、娱乐于一体的市民休闲广场应运而生。广场，安置了健身器材，供市民们休闲。

我经常带儿子来这里游玩，拍照留念。儿子一到休闲广场，就喜欢骑广场里的石马。作为人父的我，看着儿子手脚并用艰难地爬上石马的一瞬间，充满了成长的喜悦和希望，让我为他的成长感到骄傲。

如今的文化广场已成为县城中心最为繁华的一处公共活动场地。每当晨曦，人们在这里晨练、休闲；每当夜幕来临，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，消除一天的疲劳；每当周末、特别是节假日，各种文艺演出、文艺晚会、展览等文化活动在这里竞相登场。舒城文化广场，见证了舒城的变迁，记录了时代的足迹，更承载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暖与力量。

家的共同奋斗，我们的演出定能震撼全场，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。

随着合唱比赛的临近，我们始终沉浸在紧张而兴奋的氛围中。比赛当天，所有队员更是提前到达音乐教室，进行演出前的最后排练；指挥老师的手势坚定且有力，每个音符似乎都在其精确的掌控之下；担任领唱的声音乐师亦参与指导，强调呼吸与发声的细节，使得每个音符都饱含力量与情感；我们全神贯注地投入演唱，仿佛世界仅存我们与音乐。比赛伊始，随着歌曲的推进，我们愈发自信，声音愈发洪亮。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于空中，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洋溢着成就感与喜悦。

最终，我们市直战系统“同心”代表队荣获二等奖，总分排名第三。虽未夺冠，但我们依然欢欣鼓舞。自接受任务并组建团队以来，经过61天的准备和17次精心排练，我们这支小团队在预赛中荣获第六名，并在决赛中荣获第三名(二等奖)。

紧张的训练和比赛已成为过去，但这段历程将成为我们每个人记忆中宝贵的篇章，更是“五一口号”另一种方式的呈现。



年，他领导舒城各界人士反对品质恶劣的叶家龙为舒城县知事，迫使其未能接任。1933年，舒城县长丁汉民横行霸道、贪赃枉法，其部下乘机敲诈勒索，以致民怨沸腾。王仁峰先生会同各界人士，一面呼吁全县人民起而抗争，一面组织告状团赴省控告，终将丁驱逐。先生对进步学生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关怀备至。程粹吾、唐晓光、靳朝中、刘汾、赵平等，早年参加革命，成为革命干部，均与先生的教育、关照、爱护分不开。中共舒城县委早期领导人杜野坪高度评价王仁峰先生：“始终保持知识分子本色，像他那样骨头的人，不为威武所屈，富贵所淫，实为知识分子的典范。”

王仁峰先生一贯生活俭朴，清廉自守。一次长子国藩从外地将薪俸3000元(银元)寄回，他收后托人带回，并书示曰：“汝薪给有限，得有此巨款，谅为不法所获……果系积廉所有，可买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日读数十行。若不出余料，须即刻归还被害人家，免为祖宗盛名之累。父母在，不有私财……”先生主校期间，学校设备、图书，都立有使用、借阅制度，损坏者追查责任，奉调移交时，一纸一文均记载无误。

先生爱好书法，各体俱佳，尤擅大魏碑。他与安庆杨太沁、寿县张树侯，时称“安徽三大家”。喜藏书画，建有“秋水山堂”书斋。

1954年，王仁峰先生被选为舒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5年4月，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。1967年4月19日，先生因病逝世，终年82岁，遗嘱中写道：“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”。

王仁峰先生以教育为毕生志业，在动荡年代坚守育人初心，推动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，其“以文化人、以德润心”的理念至今仍现实意义。

多年来，舒城中学的师生员工和舒城人民深深怀念舒城教育界老前辈——舒城中学首任校长王仁峰先生，由1986届校友捐资铸成先生慈祥面孔的铜像，坐落在校园内仁风亭与南楼之间的广场上，激励、传承着这座名校风范。



张和平/绘

文化广场展岁月画卷

郑向荣

是护城河，河东边有几座排列无序的坟墓。夏夜晚晚灯上萤火虫到处飞舞着像一盏盏“小灯”若隐若现在空中飘浮着。再东是县农科所，习惯称农场，农场试验田常种植紫云英、油菜、水稻等农作物，在夜色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诉说着生长的故事。路南是县人民银行木制后门古朴沉静，其门前左侧是狮子巷，东西走向，西通中大街，路面上厚厚的鹅卵石，形状各异，光滑清洁，踩在上面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路西是县人民银行职工宿舍、县供销社和县工会办公所在地。路北是县文化馆，馆内几根形态怪异的松柏若隐若现，文化馆电影院与龙头塔静静伫立，共同绘就一幅宁静而神秘的夜景画卷。

听父亲说：松柏树有几百年的树龄。龙头塔，俗称“城锥”，建于明朝天启元年(1621年)，是主一方水土的文峰塔，因塔身第四层的石碑上刻有“龙头”字样，而称为龙头塔。此时，龙头塔命运多舛，塔底满目疮痍，塔顶、塔身杂草丛生，摇摇欲坠。曾经被认为是“旧日”，险些被拆除。

文化馆门前砌有高一米五左右的水泥土席台，台下广场地面，下雨还好；天晴多日，路面易起灰，狂风起，一身灰扑，眼难睁。历经二十余

王仁峰：弃政从教 诲人不倦

张亚楠 朱德梅

王仁峰先生主张教育应“立足平民、博而求精、严而有恒”的治学原则，注重科学文化与实践结合，聘请金味鱼等进步教师，开设理化实验课，并组织学生创办《桃溪浪》《伏虎台声》等刊物，鼓励学生写作发表。他积极引入《新青年》《解放》等进步书刊，以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民族英雄事迹激励学生，宣扬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家国情怀。

先生办学，强调教师需“家好课、带好学生”，严格筛选师资，治学严谨，果断解聘一名吸食鸦片的教师，甚至不徇私情辞退一名不称职教师(好友之弟)。先生弟子多有所成，专家名流遍及海内外，有波士顿学院教授唐盛锦、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、现代著名数学教育家樊映川、有机及高分子化学家李景晟等杰出人才，及事业上有成就的德棠树屏、王国璋、樊功德、艾煊、刘有成、徐成龙等，均出自先生门下，可谓“桃李满天下，英才遍寰中”。

先生有多次为官机会，皖督柏文蔚与先生有同志之道，柏莅舒视察时，欲以县政或大通营销(税务官)相委，先生笑曰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乐也”，固辞不就。一次在县干训班开学典礼上论及“怎样做人 and 怎样做官”一题时，激昂陈词：“推翻满清，我在武昌，黄兴要我做官，我谢绝。中国教育落后，不学无术的人做起官来，就摆臭架子，就要害人。我要从事教育，以教育来拯救时弊。”先生忠于教育事业的自我表白，说到做到，终生不渝，以自己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教育和影响学生，一生不离教坛。

(四)

王仁峰先生为人正直，见义勇为。1926

成”“外部证成”“国际贸易术语”“开证行”“付款赎单流程”等，我就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，贴在饭桌前、床铺侧和墙壁空白处，让自己不管吃饭、睡觉，均可抬头见文，记熟后撕掉一张换上一篇新的。

幸运的是，第一次考试旗开得胜，三门课程均在80分左右，我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！对一个打工仔来说，这是巨大的鼓舞，付出就有回报，意味着我已经一只脚迈入了高等教育的门槛。

更意想不到的，是我的努力学习引起公司领导者的注意，领导找到我详细交流，发现我不仅爱学习，对管理还有一定的见解。于是，就把我调岗到行政人事部做了文员。离开一线的体力劳动，薪资待遇也有了很大提高，自学也更加方便了。

自学考试之路坎坷漫长。在挫折面前，我也曾心生怯意，萌生过中途放弃的念头。但看着手里越来越多的单科合格证，回想多少个夏热冬寒之夜的挑灯夜读，特别是看着老婆、孩子，我更不能放弃，必须达到目标。

我咬紧牙关，选择继续坚持。我心知，只有百折不挠、坚毅不拔，方能一步步迈向成功。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学习，我终于在1999年通过了法学专业全部课程，取得了大专文凭。

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，我的管理能力也在提高。我抱着报答企业领导主动给我调岗的提携之恩，主动做事，不管是不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情，只要公司吩咐，必定全力以赴完成，且做得尽善尽美。

我曾经觉得很难的自学考试，在遇到“天下第一考”的司法考试时，那个难度几乎不值一提。面对司法部三大本上百万字的指导教材，当看到最后一本的最后一页时，前面看过的第一本的内容几乎忘忘了。再加上司法考试和自学考试出的题思路完全不同，看完司法部指导教材后，哪怕拿着切卷考试，也无法全部答对考题。

司法考试题偏重法律实务，都是案例，且这些案例大多数是最高法院曾经的经典案例改编而成，这对于一个纯粹自学考试的非科班生来说，第一次参加考试的业绩可想而知了。

大丈夫为志穷且坚坚！锲而不舍地坚持，在第三次考试后，终于如愿以偿地圆了自己的律师梦，在上海做了律师。

梦虽遥，追则能达；愿虽艰，持则可圆。诚不欺也！

成了事实：大门紧锁，喊门不应。几个人丁在那眼巴巴地望着，焦头烂额团团转。树从里的知了在了“急了，急了”地大叫，谁上前猛踹一脚说：“急！急！我们比你还急呢！”黑地里突然窜出一只猫来，又吓他们一大跳。情急之下，他们打破男女界限，你顶她，她拉你，心惊胆战地爬上了院墙，迎风站立的顷刻间，像逃出《红岩》里渣滓洞的喜悦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正准备往下跳时，黑暗里伸出一架梯子，稳稳搭在墙头上。他们又惊又喜：“那个人真好，想睡觉就递个枕头，真是雪中送炭啊！”可是，当他们都站在墙下时，才发现是张德信校长。浑身腾地一下泼凉了冷水，顿时凉了全身。女生立时蹲了下去，一个个面红耳赤，羞愧难当，真想找个地裂钻进去。尽等着挨骂吧！可是，张校长没吼，也没骂，就让他们静静地站着。

云朵在笑他们，星星在笑他们，树上的夜莺也在笑他们。张校长没笑，只是转身从屋里烧一盏汽油灯出来，放在他们中间。哇！真亮堂。每人身后都站着自己的影子，贴身保镖似的紧紧跟着。有人悄悄解嘲：“没事，我们一去是五人，现在是十人，校长不敢怎么着。”这话引得大家哧哧地窃笑。可是，哪个女生小声提醒：“还笑呢？放盏灯搁这里，这不是侮辱人吗？这么不相信我们啊！难道因为做了错事，就一定还会做见不得人的事吗？”

想想也是，这可都是纯洁阳光的中学生啊！校长也大小看人：女生尤其不堪，个个垂头丧气，闷闷不乐。因为偷看一场电影，在人品上，居然被校长打入另册，真是窝囊！等着检讨吧。

检讨是少不了的，批评也是必须的，可一段时间过后，都渐渐地忘了。耿耿于怀的是那盏汽油灯，是张校长的不信任。

直到她们长大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才理解张德信校长的良苦用心。作为父母，谁不操心自己的孩子呢？小时候怕沾染着黄，渐渐长大，又怕沾染恶习，影响了道德品质，更怕年幼无知的孩子，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可见当年的张校长，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贴心贴肺地好啊。我们敬爱的张校长，父亲样的老人啊！

追梦

赵承河

上海陆家嘴金茂大厦69楼，我坐在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宽大的沙发里，透过落地窗望去，东方明珠、环球金融中心、上海大厦近在眼前。俯瞰滚滚黄浦江，在陆家嘴这里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，然后注入东海。我的思绪潮流而上，想起自己从一个农民工到上海滩律师的经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出生在安徽金寨县贫困家庭的，我扛着铺盖跟随滚滚东进的打工队伍来到了上海，在宝山区泰和路一家乡镇冶炼企业打工——炼铁。在一次送铁汁去化验室时，看到一本旧杂志，叫《民主与法制》，上面有一篇《从报童到大律师》的报告文学，讲述那报本大律师如何从报童成为大律师的经历，一下触动了。

我也要做律师！可是，如何才能让这个梦想实现呢？

那时国家刚开始推行自学考试，不受职业、年龄、学历限制，人人都可以报名参加。这个政策宛如一缕曙光，照亮了我打工的生活，让折翼的我看到飞翔的希望！于是，我从上海赶回金寨县自学考试办公室报了名。

记得当时法学专业的科要学完十四门课程，全部考试合格后可以取得大专文凭。由于不知道自学考试的水有多深，我第一次只报了《婚姻法》《宪法》和《法学基础理论》三门课程。

上班和人家一样拉着装满铁矿石的手推车往炼铁炉里加料。下班后回到租赁的几平方米小房子里，洗好澡换好衣服就开始学习。一起打工的同事约我出去打牌、逛外滩、去南京路，我都拒绝了，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学习。

那个时候大学生已经开始实行市场化就业，取消了包分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还选择自学考试，不认可和反对的人非常多，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：正规科班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分配工作了，你还去自学考试有什么意义呢？

然而，我坚持理想不为所动，心想：与其把业余时间浪费在打牌、聊天、喝酒、逛街上，不如考个证学些知识吧。

学习能让我茅塞顿开，例如《婚姻法》里就有老年人经常说的“五服”亲疏远近关系，让我很惊讶。原来“五服亲”并不是农村的封建糟粕，而是有利于遗传的科学划分。

学习中遇到难懂的名词解释，如“内部证

晚自习后的风波

李太芳

六十年前的中学时代，为了偷看一场电影，等待中的焦急呀，无法言说。

十几岁的孩子，哪有耐心等待啊？不像大人那样沉稳。大人早就习惯了等待，等着等着，寒冬过去了；忙着忙着，庄稼成熟了；望着望着，孩子长大了。可是学生们等待下晚自习看电影，怎么这样难熬啊！就像等待了千年万年似的。那时候的乡村中学，文艺生活贫乏，要不了几个样板戏唱片，偶尔唧唧呀呀唱几段，很少有人知道刚建立的书店中学。

初秋的一个晚上，四里外的大队部前，有一场电影，明亮的灯光，照红了半边天，仙山琼阁似的诱人。四面八方的群众，波浪似的往那里涌，一下子里勾起学生们的欲望。整个晚自习课堂上，心里都装着个鬼子，吱吱咕咕不得安宁，你望望他，他望望你，人在课堂，心却飞到了电影院，好像蚊虫增多了，抓耳挠腮心不宁；似乎板凳长刺了，东倒西歪坐不稳。突然，“砰砰”几个爆米花似的纸团，扔了过来，在心潮上溅起了朵朵浪花。小小的浪花生长着，蓬蓬勃勃，终于酿成浪涛澎湃的巨浪。下自习铃一响，五个男同学学，做贼似的溜出校园，一溜烟奔向放映场。他们推开帷幕，劈开秋风，跳沟跨梁向前奔，跟萤火虫抢路，跟时间赛跑。天上的云彩，也呼呼乱窜，不明真相地跟着跑。沿途的村民，以为是跑步锻炼的学生呢，纷纷让路，还心疼地说：“这么晚了，还在锻炼啊！”学生嘴上应答着，心里却有点惭愧。可影片一放，什么阴影都跑光了。他们心无旁骛，全都沉浸在故事情节里：激动时，挥拳；痛苦时，流泪；胜利大结局时，都跟着跳跳呐喊，鼓荡成欢乐的海洋。

刚放学，大家还有说有笑，谈论着感受，抒发着激情，甚至还帮助别人解释不懂的问题。可是说着说着，突然想起偷跑出来的后果：进了宿舍大门怎么办？罚站怎么办？家长知道怎么办……一路小跑到校后，担心变